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禪真後史
第十六回 葉煉師回神復旨 張氏女妒孕生情

詩曰： 檄文一紙達清都，頃刻真仙下九衢。
積德自能昌後裔，天教老蚌產明珠。

話說唐太宗天子屏退諸臣，令葉鵬近於龍案，細陳天庭所見何事。葉鵬奏道：「臣奉陛下檄文，即至天庭，已見上帝。上帝細加檢閱，龍顏大喜，稱羨陛下誠心感格，足見憂國憂民之意。然兵火、饑饉、鬼魅、淫邪混亂四海，大數已定，無所逃避。臣再三求懇不已，上帝聚集靈霄寶殿文武仙班商議。只見左班隊裡閃出一員天將，赤臉紅鬚，相貌赫奕。臣觀之，乃輔聖大將軍荀元帥，奏道：『臣昨奉玉音，巡察仙官大典釋教真詮，查得通玄護法仁明靈聖禪師林太空，原係西天雷音寺佛祖高徒維摩尊者，托生梁朝亂世，受盡百難千磨，道行彌堅，救度凡庸，其功不淺，今已歸西成道，萬劫不磨。門下弟子正一靜教誠德普化真人杜伏威，歷盡苦境，方居王位，又有求甘霖賑濟之跡。正一咸寧淳德普濟真人張善相，舉家積善，未嘗妄戮生靈，後居王職，復能誅討凶寇羅默伽，安黎庶以全尹氏之節，復令文曲星阮繪夫妻完聚。今俱位證仙班。只有正一五顯仁德普利真人薛舉，在生殺戮太重，又無利物濟民之德，理應再生下界，重積陰功，待行滿之日，復升仙秩。其父志義雖為定遠土地，未證真修。林太空之徒苗知碩、樵雲、印月、沈性成、胡性定等，先作後修，俱能解脫，久已道轉法輪，降生陽世，候其修持玄悟，共詣南宮。此係諸天仙品合議，伏乞王旨施行。』上帝道：『適有葉道人奉大唐天子檄文到此，預設清齋以消天譴，當使薛真人下界。前聞盧溪府城隍、辰溪縣社令奏稱，毗離村處士瞿天民孝義兼全，陰功浩大，雖有二子，柔懦無成，即令薛真人降生其家，日後掃除暴亂，殄滅妖氛，腰金衣紫，食祿萬鐘，待功行完成，另加升授。』臣謝恩以退。但天機不宜輕露，伏乞聖恩秘而不言，庶國家人民之福也。」

天子重賞葉鵬，御筆親記其言，藏於金櫃，眾臣並無知者。當下差官分投而去，饑荒的，發粟賑濟，赦免本年糧稅；變亂的，調兵征剿，一面出榜招安。此時天下重見太平。

有詩為證：

紛紛四海盡瘡痍，聖主徵兵復賑饑。
撥霧見天雲絕翳，黎民重睹太平時。

且說瞿天民那晚避兵，獨坐中堂，直至天曉，並無動靜，舉家慶賀。數日後，人報王鐵頭被各郡聚兵追逼，已率眾下海去了，地方安堵如故。瞿天民復要上山守墓，不期當日聞報，驟馬回家，因馬前失跌傷右足，此時足疾舉發，不能行動，暫且在家守制，令侍女阿媚隨身伏侍。數月之後，瞿天民復感風疾，自覺狼狽，喚一家男女進房，囑以後事畢，又對二子道：「汝二人俱已老成，我已放心得下。但阿媚事我已來，怡顏悅色，曲盡婢妾之禮，不意有妊，我甚漸顏，有累於汝二人。若天幸生男，汝二人以財產十分之一與之過活；不幸生女，待其長大，擇一佳婿，只將我房內物件贈之，足見汝二人孝敬之心也。」瞿穀、瞿禧悲泣受命，舉家淒然流淚。只有張氏在旁，雙目四顧。忽家僮來報：「重熙庵住持黃一池聞員外有恙，特來問候，又說庵內清淨，接員外到彼養病。」瞿天民歡喜道：「家下甚覺嘈雜不寧，且往庵裡靜養一番，再看病體若何。」當下整備眠車，帶兩個家僮徑往重熙庵去了。

話分兩頭。且說張氏見阿媚懷孕，心中忿忿不樂。當夜，和丈夫道：「公公年高，甚沒張主，和這阿媚歪貨鳥廝帳，耽了身孕，若生女子倒也罷了，倘生一個男兒，將家產重新分派，豈不你我受虧，這事如何擺撥得下。」瞿穀道：「這是我家事，你婦人家管他則甚？」張氏怒道：「活死坯！現成的財產不要，反撒潑與那歪貨的雜種！」瞿穀罵道：「花嘴婆娘，這阿媚是爹爹收在身旁，幸生得一男半女，是我嫡親手足，分我財物，與你何干？」張氏跌足道：「罷，罷，罷！前世不修，嫁你這蠢物，一些世務也不省，慳死我也！」夫妻二人唧唧噥噥，爭了半夜方睡。次日，令丫鬟接聶氏到房裡來吃茶。

二人坐定，張氏道：「昨日公公所講的話，嬌嬌心下何如？」

聶氏道：「公公叮囑之言，一一依他便了。」張氏低頭道：「哦，哦。」聶氏道：「阿媚沉吟不語，卻是為何？」張氏歎道：「罷了，你做好人，我何苦作甚冤家。」聶氏道：「阿媚，有話明言，為恁的含糊不悅？」張氏道：「當初婆婆在日，家法井井有條，那一個丫鬟使女敢近公公？只因婆婆死後，這阿媚歪貨終日搽脂抹粉，萬般做作，嬌嬌可曾見來？」聶氏笑道：「這是不必講的。」張氏道：「公公被他引上了，種成孽債。」

若生一個女兒，縱陪妝奩財帛，卻也有限。倘生一個孩子，三股分了產業，豈不是一樁大患！」聶氏道：「婆婆臨終時，原勸公公收這女子在房伏侍，既已懷娠，無可奈何。」張氏道：「這身孕果是公公骨血，分了家私，我和你還忿得過，那妮子裝神作魅，倘和家僮輩暗裡做下勾當，生下男女時，卻不是將瞿門的財物把與外人受用？」聶氏道：「這女子倒也唧溜，兀誰敢上得他的崖岸？」張氏道：「數日前，我往東軒下走過，只見那妮子在軒後階坡上替順兒篋頭，兩個笑嘻嘻地講話。順兒這狗抓的雖然未曾戴上巾幘，年紀卻也長成了，那話兒豈不省得？倘有勾搭處，豈是瞿門的親骨肉？」聶氏道：「據姆姆所言，事有可疑，但蹤跡未露，難以明言。若果見他些破綻時，逐此妮子出門，料公公也難遮護。」張氏道：「只有千日做賊，那有千日防賊。他們暗中做事，我和你怎有閒工夫去伺候他。」

只索用些巧術，弄這身孕下來，以免你我日後之憂。」聶氏道：「他好端端耽著身孕，怎地生擦擦打的下來？」張氏道：「不難，我自有一玄機妙算，只要嬌嬌幫襯著，我管取唾手成功。」

聶氏笑道：「但憑姆姆做主，這是兩家有益的事體，怎敢違誤？」

張氏歡喜，擺出茶果，二人吃了一回。聶氏辭別回房，暗中思忖：「阿媚這妮子舉止敦重，怎有外情？這是公公栽下的種子無疑。便是產下孩子來，把家資三股均分，只去我四分之一，譬如公公不掙下財產。大姆平素做人刁賴，倘墮下阿媚身孕，他一肩卸在我身上，臨期怎生分辯？不如做個人情，周全那妮子，日後也使旁人講我一聲賢哲。」當下籌算已定，也不與夫主講知。

條忽過了半月，此時天氣炎熱，聶氏正在房中洗浴，忽見阿媚笑嘻嘻跨入房來，手裡捧著剝淨的蓮子，遞與聶氏道：「二娘，請幾個蓮子解煩。」又替聶氏擦背。聶氏洗浴罷，穿了衣服，喚丫鬟烹茶來吃，將阿媚細細看了一會，笑道：「姐姐面皮恁的清減得緊，坐娠可安穩麼？」阿媚道：「近日身子甚覺伶仃，四肢無力，飲食便吐，更兼睡夢不寧，故此日加瘦弱哩。」聶氏道：「母瘦黃必生男，決是個小叔了。」阿媚道：「只怕奴奴沒福。若生男女時，還要二娘抬舉哩。」聶氏道：「有一個人講你的背哩，你可省得麼？」阿媚道：「誰講我的背來？」聶氏道：「那順兒年已長成，怎不懂識人事，切不可與他親近。員外知道，不是耍處！」阿媚點頭道：「咦，是了，那日大娘在軒子前行過，我在階下替順兒篋頭，多分是大娘講我的背了。」聶氏道：「順兒雖未戴巾幘，卻也是一條漢子，怎要你婦人與他篋頭，這是你的差失處。」阿媚道：「那日員外臨出門時對我道：『順兒這小廝辛勤勞力，不顧雨濕，頭上生了蝨子，你可與他篋淨了，莫使外人瞧見，嫌憎穢污。』並沒別的閒話呢！」聶氏道：「這也罷了，大娘又講你與順兒說說笑笑，甚是入漆。若使外人窺破，豈不失了面目？」阿媚道：「說笑的事，委是有的。那日一面篋頭，閒話中說道：『順兒你這驢頭上生了蟻蟲，虧我代你捉淨了，將甚物件酬謝？』順兒道：『今生無甚報你，待來世裡我變作一株蓬蓬鬆鬆、疙疙瘩瘩大松樹，報姐姐大恩。』我問他道：『你變松樹怎的？』順兒道：『松葉茂盛，姐姐可以乘涼；樹根疙疙瘩，姐姐可以擦癢。』被我頭顱上打了幾下，兩下不覺發笑。當下見的不過大娘一人。」

聶氏道：「撩牙撥嘴，亦非大家風範，下次切要斟酌。還有一件，你身孕目今是幾個月日，腹中也曾見些動靜麼？」阿媚道：「人身上的苦楚，二娘原是過來人，不必說得。近來腹裡常動，四肢倦怠，貪的是打睡，飲食也不索上緊。」聶氏道：「恭喜，這決是個孩子了。」阿媚笑道：「惟恐沒這福分。」聶氏道：「福分雖是天生的，卻也自要圍護。」阿媚道：「我自得孕已來，饑加

食，寒加衣，十分重役，不敢向前，只好這等調攝了。」

聶氏道：「調養身體，這是分內的事，理之自然。比如有一個人，暗中算計害你，你可也知道麼？」阿媚道：「明槍易躲，暗箭難防。暗裡人生妒忌，教我如何省的？」聶氏道：「那要害你的人，你道是兀誰？乃佛爺的弟子，尊姓弓長！」阿媚點頭道：「我自幼到員外家裡來，一謎地低聲下氣，二娘你曾見我衝撞誰來？大娘與我無仇，何苦暗生妒害？」聶氏笑道：「你已活了二十餘歲，不知一些世務。假如你我路上揀得一匹緞了，本該對半均分，旁邊轉出一人見了，強要三股撥開，你心下服也不服？」阿媚道：「二娘良言，我盡知道。但我不幸有此妊娠，像是前生冤債。二娘怎地遮蔽我臨盆有慶，子母團圓，不拘是男是女，情願沿門抄化度日，不慕家資，只求全命。」

說罷，磨盤的流下淚來。聶氏道：「不須苦切，亦不必相疑於我。我講的話一片真心，皇天在上。」阿媚道：「二娘美意，我豈不知。但大娘子是一家人，欲行妒害，捕風捉影，節外生枝，教奴怎防備的許多？」聶氏道：「你母子欲全性命，件件都要依我，管取無虞。」阿媚道：「二娘金言，傾耳敬聽。」

聶氏道：「第一件，無正務不可擅進大娘房裡；第二件，飲食不可亂用；第三件，家僮小廝，不可假以顏色、閒談玩耍；第四件，登樓上梯，湯火之旁，切宜保重；第五件，縱有病患，不可妄服藥餌；第六件，凡遇疑心周折之事，即刻與我等當面說破，我若有言，爾必爭執，以免人疑；第七件，黑夜之間，不可擅行出入。若依此數件，管教喜事周全。分娩之際，穩婆一切房內事務，我自調停。若生下一女，倒也放心得下，恁不必提防。倘產下一孩子時，寸步不可離身，直待長大成人，汝母子才為有幸。」阿媚雙膝跪下道：「感二娘恁地用心，這大恩天高地厚。僥倖生一孩童，將所分財產盡歸二娘戶下，分文不取，我母子願靠二郎度日罷了。」聶氏扶起道：「快不要講這話，但願你母子團聚，日後另有個定奪。」阿媚千恩萬謝去了。

數日後，阿媚更覺身體疲倦，飲食下咽，便行嘔吐，日逐愛吃酸甜之物。忽一日下午，正倚著窗檻上閒看，小廝阿曉猛然蹣跚近前來，笑道：「姐姐為何面皮兒恁的黃瘦了？」阿媚道：「正是。只因身子不快，故此消瘦。」阿曉道：「可思量些什麼飲食哩？」阿媚道：「不思想甚的吃。」阿曉道：「我常聽得姐姐嘔吐，這是胃口不健之故，吃些酸甜物件，亦可止吐。」

阿媚道：「員外不在家裡，那有閒錢去買？」阿曉一面嘻嘻地笑，袖中摸出一個油紙包兒，遞與阿媚道：「這是蜜浸的山查梅片，姐姐用些倒妙。」阿媚道：「此物你從何得來？」阿曉道：「早上大郎令我買禮，送與前村侯社長賀壽，就便抽分來的。」阿媚打開包兒看時，果是山查梅片，香噴噴的，卻也愛人。正欲取吃，心下轉道：「前二娘吩咐我甚的來？此事決有線腳呢。」依舊包了，遞與阿曉道：「我噁心，吃不下，還你去罷。」阿曉不接，逕自去了。阿媚不動，藏於櫥內。次日侵晨，阿媚才披衣起來，令丫鬟房外取火，忽見阿曉蹣跚入門來，手內捧著熱騰騰十餘枚果餡圓子道：「這粉圓子是一新店家所制，極其精潔，我特意買來奉敬。」阿媚搖頭不受。阿曉拋於桌上跑去了。阿媚梳洗畢，手中拿了這兩件東西，逕到軒子中來，接出張、聶妯娌二人，將阿曉兩次送物件來的話說了。又道：「今早我才穿衣離牀，他即闖入臥房裡來，不知是何主意，員外知道，豈不有言？乞大娘、二娘作主。」張氏側頭瞧壁，只不做聲。聶氏將兩個包子看了，笑道：「這獼猴將來孝敬你，也是他一團好情，你便吃些何妨！」阿媚正色道：「二娘是何說話！我是員外房裡人，怕少了吃的、穿的？縱要些食用，豈不與大娘，二娘處索取，怎受醜賸小廝的東西？侵早無故進房，更是惱人！」張氏道：「你是坐妊的人，不宜吃惱，凡要物件，只問我取便了，不必理這小殺材」。員外知道，那一頓竹片在頭顱上打滾哩！媚姐你著甚氣蟲，且回房裡睡覺，將養將養。

聶氏也勸了一番，阿媚進房去了。妯娌二人把梅子蜜團分來吃了。聶氏道：「這小獼猴委實可惡，怎他暗裡將物件去誘耍，個中不懷好意。」張氏附耳道：「這是我的計策，令那小廝去試撥他，不想妮子卻有此斤兩。且自消停，再作理會。」聶氏點頭去了。張氏自回臥房暗想，坐立不寧。

想了許久，猛然畫得一計，頃刻間驀叫心疼，抓牀捲簾，十分凶重。合家男女，都來看覷，連夜接醫調治。捱至三鼓，張氏開眼，周圍驗看，只有阿媚不在跟前，當下假按著胸脯，對丈夫呻吟道：「我疼得發昏，忘失了一位女醫。我這病，大率是中寒舊病沙子復發，阿媚姐善於挑沙，偏不在此。」瞿穀忙令人呼喚。阿媚聞大郎之命，急急披衣來看，見說要他挑沙，難以推卻，就與張氏探指擦臂。此時聶氏捱近身旁，將阿媚衣角一扯，阿媚雖然會意，又不能退步，且將繩子繫了指頭，取銀針刺下。張氏大叫一聲，將右膝往阿媚小腹上著力一膝。阿媚先已留心，面龐雖向著張氏，身軀原是虛站的，見張氏喂的一聲右膝挑起，即忙望後倒退了數步，張氏把捉不定，刮搭地跌了一交，瞿穀慌的攙扶不迭。聶氏、阿媚掩口暗笑。張氏本係假病，誰料失足跌下，被凳角擦傷了腰，反成真病，呼疼叫痛，半夜不得著枕，心下懊恨不已。直至天曉，眾人散去。張氏一連十餘日不能起牀，直待服了幾劑桃仁活血丹，又貼上生肌定痛膏藥，才得平復。心內暗忖，展轉不樂，復請聶氏計議。

不知聶氏來否，商量出甚樣計策來，且看下回分解。